歷代內侍考

歷代內侍考卷之十二

宋

張茂則　陳衍

張茂則字平甫開封人初補小黃門五遷至西頭供奉官勾當內東門禁庭夜有盜茂則首登屋以入既獲賊還領御藥院仁宗不豫中夜促召茂則趨入扶衛左右或欲掩宮門茂則曰事無可慮何至使中外生疑耶帝疾間欲處以押班懇求補外轉宮苑使果州團練使為永興路鈐轄入為內侍押班再遷副都知熙寧初同司馬光相視恩冀深瀛四州生隄及六塔二股

沔和害進入大者知上元夜宮守火暫宿即撲滅詔同宮禁不
驚帑藏如故惟忠與力予同嘉之賜以賞衣金帶累乞退休言
受國厚恩廩食過量積而未請者七年乞令三司毀券詔褒之
仍進其官哲宗即位遷尊國軍留後加兩省都知卒年七十九
茂則性儉素食不重味衣裘累十數年不易紹聖論元祐人以
茂則嘗預任使追貶左監門衛將軍崇寧中入黨籍
陳衍開封人以內侍給事殿庭累官供備庫使梁惟簡薦諸宣
仁聖烈皇后主管高韓王宅領御藥院內東門司宣仁山陵為
按行使俄以左藏庫使文州刺史出為真定路都監御史來之

邪方力詆元祐政事首言衍在垂簾日怙寵驕肆交結戚里進退大臣力引所私俾居耳目之地張商英亦論衍交通宰相御服為之賜珠結誥詞臣儲祥為之賜鵠蓋指呂大防蘇軾也衍坐貶監郴州酒稅務惟簡以援引張士良梁知新以黨附皆得罪已又編管白州徙配朱崖章惇起獄誣元祐諸老大臣云結衍輩以謀廢立士良與衍同在宣仁后閣自郴州召之使實其說士良至但言宣仁彌留之際衍嘗可否二府事及用御寶付外而已鍛鍊無所得安惇蔡京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十餘人於外以剪除人主心腹羽翼意在動搖大逆不道乃詔

處死今廣西轉運使程節泣其刊

論曰嗚呼王安石之禍人國也烈矣哉夫汴宋之亡弔古者爭罪章蔡顧二氏所紹述者誰氏之政而其所籍以為黨人者又誰之譽乎端禮一碑無論將相諸臣盡於一網即閹尹之賢者亦不免為茂則猶幸遠先而陳衍遂以枉死悲哉惜矣藉令不有熙寧之新法則必無元祐之改正彼二氏者將何所紹述又何所譽於元祐而汴都之禍或不遽至北轅耳吾故曰安石之禍之烈也雖然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與黨則陳衍茂則没有餘榮矣

程昉

程昉開封人以小黄門積遷西京左藏庫副使熙寧初為河北屯田都監河決棗彊釃二股河導之使東為鋸牙下以竹落塞決口加帶御器械河決商胡北流與御河合為一及二股東流御河遂淺澀昉以開浚功遷宮苑副使又塞漳河作浮梁于洺州兼外都水丞詔相度興修水利河決大名第五埽昉議塞之因疏塘水溉深州田又導葫蘆河自樂壽之東至滄州二百里塞孟家口開乾寧軍直河作橋於真定之中渡又自衛州王供埽導沙河入御河以廣運路累遷達州防禦使制置河北河防

水利御史盛陶言昉扶第五埽之功專為己力假朝廷威福恐動州縣所開共城河頗廢人户水磑久無成功又議開沁河因察訪官按行始知不便漳河滹沱之役水占邢洺趙深祁五州之田王廣廉孔嗣宗錢勰趙子幾皆嘗論奏其姦欺之狀則多置堤口指决河所侵便為淤田其事權之盛則舉官廢吏惟其所欲恃慢豪横則受聖旨者三受提點刑獄司牒者十二故有違拒小人誤當賞擢驕暴自肆願遣官代還仍行究治神宗曰王安石以昉知河事故加任使令開漳河用工七百萬滹沱八九百萬已議體量矣始安石欲興水利驟用昉昉挾安石勢而

悛韓琦、後安石、覺其虛誕、亦踈之、以憂死、惜煇州觀察使、遂罷
都大制置河防水利司、

論曰、國家經政、凡皆以興利而除害也、顧治水獨稱利者、其說昉於孟子論性、而以禹之治水徵也、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者也、無事卽利、利卽由地中行、盡可以長無事矣、有所事焉、決興塞、皆害也、故河渠者、其天下之大利大害乎、宋初都汴、治河尤亟要、在行所無事耳、王安石當國、驟講水利、而偏任一生事之程昉、昉恃安石、任其私智而騷然、多事迄無成功、直驅無辜之黔首、不貲之緡錢、以供陽侯一怒、韓宗師論

昉罪十六、吾以為〔謂〕安石之罪倍蓰於昉、而昉以憂死、安石竟護
前猶故、真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哉、吾觀安石行新法、初亦結
內侍、張若水、藍元震、以為奧援、則久矣、其行詐矣、

高居簡　雷允恭　閻文應　任守忠

高居簡字仲路世本番禺人以父任為入內黃門護作溫成原廟奉神物以精辦稱超轉殿頭領後苑事坐差使梓夔路多占驛兵降高品歷領龍圖天章寶文閣內東門司幹當御樂院神宗即位御史張唐英言其資性儉巧善引合取容中丞司馬光亦言其久處近職罪惡已多祖宗舊制幹當御樂院官至內殿崇班以上即須出外今陛下獨留四人中外以此竊議況居簡頃在先朝依憑城社物論切齒及陛下繼統乃復先自結納使寵信之恩過於先帝願明治其罪以解天下之惑於是罷為供

備庫使、梢遷帶御器械、進內侍押班、以文思使領忠州刺史、卒贈耀州觀察使、居簡閤外、廷議論、必以入告、省中目為高直奏、仁宗時、常使南海、過廣州火、救者不力、居簡督衆護軍資甲仗二庫、賴以獲全、事聞、詔褒之、

雷允恭、開封人、初為黃門、頗慧黠、梢遷入內殿頭、給事東宮、周懷政偽為天書、允恭豫其事、懷政死、擢內殿崇班、遷承制、再遷西京作坊使、普州刺史、入內內侍省押班、章獻后初臨政、丁謂潛結允恭、凡機密事令傳達禁中、由是允恭勢横中外、山陵事起、允恭請效力、陵上章獻后曰、吾慮汝有妄動、恐為汝累也、乃

以為山陵都監允恭馳至陵下司天監邢中和爲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何不就中和曰恐下有石與水爾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日月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入白其事章獻后曰此大事何易輕如此允恭曰先帝宜子孫何惜不可章獻后意不然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時丁謂為山陵使允恭具道所以謂唯唯而已允恭入奏曰山陵使亦無異議矣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允恭竟以是并坐盗

金寶賜死籍其家中和流沙門島尋竄海上
閻文應閻封人給事掖廷積遷至入內副都知仁宗初親政與
宰相呂夷簡謀以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積晏殊錢惟演皆
章獻后所任用悉罷之退以語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
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并夷簡罷之簡素與文應相結使為
為中詗久之乃知事由郭后夷簡遂怨后及再相楊尚二美人
方寵尚美人於仁宗前有語侵后后不勝忿批其頰仁宗自起
救之誤中其頸仁宗大怒文應乘隙遂與謀廢后且勸以爪痕
示執政夷簡以怨力主廢事因奏仁宗出諫官竟廢后為淨妃

以所居宮名瑤華皆文應為夷簡內應也、郭后既廢、楊尚二美、益寵專夕仁宗體為之弊、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楊太后亟以為言、仁宗亦能去、文應早暮入侍、言之不已、仁宗厭其煩强應曰諾、文應即以氊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涕泣詞說云云、不肯行、文應罵曰、宮婢尚何言、驅使登車、翌日以尚氏為女道士、居洞真宮、楊氏別宅安置、既而仁宗復悔廢郭后、有復后之意文應大懼會后有小疾、挾太醫診視數日、乃言后暴崩實文應為之也、累至將宣使恩州團練使特諫官劾其罪請并其子士良出之、以文應領嘉州防禦使、為秦州鈐轄、改鄆州、士良罷御

藥院、為內殿崇班、始楊尚二美人之出宮也、左右引陳氏女入宮、父說、陳子城、楊太后嘗許以為后、宋綬不可、王曾呂夷簡蔡齊相繼論諫、陳氏女將進御、士良聞之、遽見仁宗、仁宗披百葉、擇日、士良曰、陛下閱此、豈非欲納陳氏女為后邪、仁宗曰然、士良曰、子城使、大臣家奴僕官名也、陛下納奴女為后、無乃不可乎、仁宗遽命出之、文應後從相州鈐轄、卒贈邠州觀察使、

任守忠、字稷臣、蔭入內黃門、累轉西頭供奉官、領御藥院、坐事廢、以之復故官、稍遷上御藥供奉、初章獻后聽政、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仁宗親政、出為黃州都監、又謫

監英州酒稅、稍遷澤州都監從合流鎮西鄙用兵、又爲秦鳳涇原路駐泊都監、以功再遷東染院使、內侍押班、出爲宣州鈐轄、加內侍副都知、累遷宣政使、洋州觀察使、爲入內都知、仁宗未有嗣、屬意英宗、守忠居中建議、欲援立昏弱、以徼大利、及英宗即位、拜宣慶使、安靜軍留後、守忠又語言誕妄、交亂兩宮、於是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爲國之大賊、民之巨蠹、乞斬於都市、英宗猶未行、宰相韓琦出空頭敕一道、參政歐陽修已簽、趙槩難之、修曰、弟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遂坐政事堂、立守忠庭下曰、汝罪當死、貶保信軍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敕

填興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守忠久被寵幸用事於中人不敢言其過及貶中外快之起爲左武衛將軍致仕卒年七十九

論曰直其名也而居閒以直奏濟其姦夭妻子毋至情也而文應力主廢后守忠離閒兩宫其罪不容於死矣允恭祇穴意屬愛君而慠然任事不太横歟允恭伏誅而文應守忠幸保守領則亦仁柔之過耳昔真宗特内侍江守恩以擅取民麥杖殺軍士抵法則真宗之用刑較仁宗不猶賢乎

童貫

童貫少出李憲之門性巧媚自給事宮掖即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順承徽宗立置明金局於杭貫以供奉官主之始與蔡京游京進貫力也京既相贊策取青唐因言貫嘗十使陝右審五路事宜與諸將之能否為最悉力薦之合兵十萬命王厚專閫寄而貫用李憲故事監其軍至湟州適禁中火帝下手札驛止貫毋西兵貫發視遽納靴中厚問故貫曰上趣成功耳師竟出復四州擢景福殿使襄州觀察使內侍寄資轉兩使自茲始尋拜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撫制置使累遷武康軍節度使討

溪哥藏征復積石軍洮州加檢校司空頗恃功驕恣選置將吏皆提取中旨不復聞朝廷寖咈京意除開府儀同三司京因使相宣麻授宦官不奉詔政和元年進檢校太尉使契丹或言以宦官為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國采之善者也使還益展舊謨兵柄皆屬焉遂請進築夏國橫山以太尉為陝西河南河北宣撫使俄開府儀同三司簽書樞密院河西北兩房不三歲領院事更武信武寧護國河東山南東道劍南東川等九鎮太傅涇國公時人稱蔡京為公相因稱貫為媼相將秦晉銳師深入河隴薄於蕭關古骨龍謂可制

夏人死命遣大將劉法取朔方法不可貫逼之曰君在京師時親愛倚於王所自言必成功今難之何也法不得已出塞遇伏而死法西州名將既死諸軍恟懼貫隱其敗以捷聞百官入賀皆切齒然莫敢言關右既困夏人亦不能支乃因遼人進誓表納款使至授以誓詔辭不取貫强館伴使固與之還及境棄諸道上舊制熟羌不授漢官貫故引拔之有至節度使者弓箭手失其分地而使守新疆禁卒逃亡不死而得改隷他籍軍政盡壞政和元年副鄭允中使于遼得燕人馬植歸薦諸朝遂造平燕之謀選健將勁卒刻日發命會方臘起睦州勢甚張改江浙

淮南宣撫使、即以所聚兵帥諸將討平之、進貫太師徙國楚、然、臘雖平、而北伐之役遂起、既而以復燕山功、詔解節鉞爲三公、加封徐豫兩國、越兩月、命致仕、而代以譚稹、明年、復起領樞密院宣撫河北燕山、宣和七年、詔用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胙本邦疏王爵、遂封廣陽郡王、是年粘罕南侵、貫在太原、遣馬擴辛興宗往聘以嘗金、金人以納張轂爲責、且遣使告興兵、貫厚禮之、謂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使者勸貫速割兩河以謝、貫氣撓不能應、謀遁歸、太原守張孝純諭之曰、金人渝盟、王當令天下兵、悉力枝梧、今委之而去、是棄河東與敵也、河東入敵

乎奈河北乎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君必欲留貫
置帥何為孝純拊掌嘆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
蓄縮畏懾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貫奔入都欽宗已受
禪下詔親征以貫為東京留守貫不受命而奉上皇南巡貫在
西邊募長大少年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為親軍環列第舍至是
擁之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攀望號慟貫惟恐行不速使親軍
射之中矢而踣者百餘人道路流涕於是諫官御史與國人議
者蠭起初貶左衛上將軍連謫昭化軍節度副使竄之英州吉
陽軍行未至詔數其十大罪命監察御史張澂逐其所至追斬

之及於南雄既誅並首赴闕梟于都市貫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於制敕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劾往察劾一動一息貫悉偵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他事劾反得罪遜死貫狀魁梧偉觀視顧下生須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閹人有度量能疏財後宮自妃嬪以下皆獻餉結內左右嬪寺維譽言日聞寵煽翕赫庭户雜遝成市岳牧輔從多出其門厮養僕圉官諸使者至數百輩窮姦稔禍流毒四海雖菹醢不償責也（馬征即通說剛也）

論曰兵者國之大事而將則三軍之司命國之輔也可不慎與大易於師盖詳哉其言之矣曰丈人吉弟子輿尸明將非其

人則執言雖利，尚不免於輿尸，耳童貫少出李憲之門，性本善伺，志復邀功，度至東征北伐，進止自由，壞亂軍政，流毒四方，汴宋之亡，形已成，而貫且侈然使相矣，俄而三公矣，又係而胙土疏王爵矣，馴致金人敗盟，宗社岌岌，而始竄之殛之，嗟何及乎，然後益信聖人之慮遠，而王者欲懷萬邦，慎不可輕三錫之命於小人也，

歷代內侍考卷之十三

旒集

宋

邵成章

邵成章、欽宗朝內侍也、帝入青城、命成章衛皇太子赴宣德門稱制行事、太子北去、成帝留于汴、康王將即位、元祐太后、遣成章奉乘輿服御至南京、從之幸揚州、金人掠陝西、京東諸郡群盜起山東、黃潛善、汪伯彥、匿不以聞、及張遇焚真州、去行在六十里、帝亦不之知也、成章上疏、條具潛善伯彥之罪、曰、必誤國、且中潛善等使聞之、帝怒、除名、南雄州編管、侍御史馬仲言成章

緣上書得罪，今是何時，以言為諱。久之，帝思成章忠直，召赴行在。其徒忌之，譖於帝曰：邵九百來，陛下無歡樂矣。遂止之于洪州。金人入洪，聞其名，訪求得之，謂之曰：知公忠正，能事吾主，可坐享富貴。成章不應，脅之以威，亦不從。金人曰：忠臣也，吾不忍殺。遣之金帛而去。

論曰：高宗間關嶮難，假息一隅，此何異越王棲會稽時，而汪黃交蔽，使冕旒以前，結締之外，一切不見不聞，幾何不為靖康之續哉。賴邵成章發憤陳言，條具其罪，帝不第瑱寘之，而除名編管，以飾其怒，斯豈中興令主之作用乎。當不共戴天

之虜、正臥薪嘗膽之秋、而區區以歡樂故、棄一忠直近侍、幾遺敵人、則又奚望其能中興也、獨不思明受之變、毋亦左右近習、日興供歡樂者、啟之咎邪、

梁師成　楊戩　附李彥

梁師成、字守道、慧黠習文法、稍知書、初隸賈詳書藝局、詳死、得領睿思殿文字外庫、主出外傳道上旨、政和間、得君貴幸、至竄名進士籍中、積遷晉州觀察使、興德軍留後、建明堂為都監、既成、拜節度使、加中太一神霄宮使、歷護國鎮東河東三節度、至檢校太傅、遂拜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換節淮南、時中外泰寧、徽宗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本以隸人畜之、命入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廷莫能辨、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言蘇軾

出子、是時天下禁誦軾文、其尺牘在人間者皆毀去、師成訴於
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以翰墨為己任、四方儁秀
名士、必招致門下、往往遭點污、多置書畫卷軸於外舍、邀賓客
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輒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
父事之、雖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為隱相、所領職局至數
十百、黼造伐燕議、師成始猶依違、卒乃贊決、又薦譚稹為宣撫、
燕山平、策勲進少保、益通賄謝、人士入錢數百萬以獻頌上書
為名、令赴廷試、唱第之日、侍於帝前、囁嚅升降其小吏儲宏亦
豫科甲、而執斷養之役、如初、李彥括民田於京東西、所至倨坐

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言於帝師成適在旁抗聲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豈足爲過言者懼而止師成貌若不能言然陰賊險鷙遇間即發家居與黼鄰帝幸黼第見其交通狀已怒朱勔又以應奉與黼軋因乘隙攻之帝罷黼相師成由是益絀鄆王楷寵盛有動搖東宮意師成能力保護欽宗立嬖臣多從上皇東下師成以舊恩留京師於是太學生陳東布衣張炳力疏其罪炳指之爲李輔國且言臣宮表裏相應變恐不測東復論其有異志攘定策功當正典刑帝迫於公議猶未誅言遂之師成疑誅之食不離帝所雖寢廁亦侍於外久未有以發會鄭

望之使金營還帝命師成及望之以宣和殿珠玉器玩復往先令望之詣中書諭宰相至則留之始詔暴其罪責為彰化軍節度副使開封吏護至貶所行次八角鎮縊殺之以暴死聞籍其家

楊戩少給事掖庭主掌後苑善測伺人主意自崇寧後日有寵知入內內侍省立明堂鑄鼎鼐起大晟府龍德宮皆為提舉政和四年拜彰化軍節度使首建期門行幸事以固其權勢與梁師成埒歷鎮安清海鎮東三鎮由檢校少保至太傅遂謀據京宮有胥吏杜公才者獻策於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

丙辰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地所出增立賦租始於汝州浸淫
於京東西淮西北括廢隄棄堰荒山退灘及大河淤流之處皆
勒民主佃領一立後雖衝蕩田復不可減號為西城所築山濼
古鉅野澤綿亘數百里濟鄆數州賴其蒲魚之利立租算船納
直犯者盜執之一邑率於常賦外增租錢至十餘萬緡水旱蠲
稅此不得免擢公才為觀察使宣和三年戩死贈太師吳國公
而李彥繼其職彥天資狠愎密與王黼表裏置局汝州臨事愈
劇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皆指為天荒雖執印券皆不
省魯山闔縣盡括為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輸租佃本業訴者

輒加威刑，致死者千萬。公田既無二稅，轉運使亦不爲奏除，悉均諸别州。京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劉寄、任輝彦、李士漁、王滸、毛孝立、王隨、江惇、吕拯、錢棫、宋憲皆助彦爲虐，如奴事主，民不勝忿痛。前執政冠帶操笏迎謁馬首，獻媚花朝，夕造請，賓客徑趨謁舍，不敢對之上馬，而彦處之自如。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勔。凡竹數竿用一大車，牛驢數十頭，其數無極，皆責力於民。經時閲月，無休息期，衆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墾，殫財靡芻，力竭餓死，或自縊轅軛間。如龍鱗薜荔一本，輦致之費踰百萬。喜賞怒刑，禍福轉手，因之得美官者甚衆。潁昌兵馬鈐轄范寥不爲取

竹。誣刊蘇軾詩文於石。為十惡朝廷察其捃撫亦令勒停。當時謂朱勔結怨於東南。李彥結怨於西北。靖康初詔追戮所贈官爵。彥削官賜死。籍其家。劉寄以下十餘人。皆停廢。復范寄官。

論曰。梁師成手不握兵符。足不履邊圍。第以翰墨自任。而一時人士。驚走其門。即巨姦如蔡京。敢於格使相之詔。而不敢不媚師成。則以媚相之長槍大劍。不憚於隱相之毛錐耳。楊戩橫賦虐民。民不堪命。而李彥承之。益致其毒。勞者弗息。饑者弗食。盡驅元元之命。斃箠楚之而踣道路。天下惡得不亂乎。嗟呼。道君之寵秩閹人。厚矣。而卒不免於北狩。縣童貫以軍

旅、師成以翰墨、戔彥以賦歛、相與之篤耳悲哉其袁乾𠂉以自

螫也

藍珪　康履　馮益　張去爲

藍珪康履初皆爲康王府都監入內東頭供奉官嘗從康王使金人行營及開元帥府益主管機宜文字朝廷遣人趣師入援履等請王留相州王叱之而行既即位二人俱恃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大將如劉光世等多曲意事之帝知之詔內侍不許與統兵官相見違者停官編隸履終無所忌憚與內侍曾擇凌忽諸將或踞坐洗足立諸將於左右聲喏甚至馬前故疾之者衆俄遣內侍省押班金州觀察使帝在揚州金兵卒至帝馳馬出門百官不戒備從行者惟履等五六人自是履等益自銜恩

有輕外朝心及幸浙道吳江、共黨競以射鴨為樂、比至杭州江下觀潮、中官供帳赫然、遮道、統制苗傅等、切齒曰此輩使天子至此、猶敢爾邪傅幕客王世脩亦疾中官恣橫、以告武功大夫劉、正彥、正彥曰、會當共除之、王淵躋樞莞、正彥以為由宦者所薦、愈不平、謀遂決、伏兵斬淵、遣兵圍履家分捕中官凡無須者、皆殺之、履馳入白帝、傅等至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凡中官所主者、皆得美官、王淵遇賊不戰、交康履得樞密中官、在外者已誅、更乞康履藍珪曾擇等誅之、以謝三軍、帝不忍除傅等官以安之、傅等曰、欲遷官第、須控兩匹馬與內侍、何必至此、帝問百

官宋安出、主管淅西機宜文字時希孟曰、中官之為患至此極矣不除之、天下之患未已、軍器監葉宗諤言陛下何惜一康履不以慰三軍、帝不得已、遣人執履至、履望帝呼曰、大家何獨殺臣、遂以付傅、即腰斬之梟其首、帝幸睿聖宮、傅等留内侍十五人奉左右、尋捕珪擇等皆編置遠州、擇昭州行一程追還斬之、傅等誅、贈履官、謚榮節、召珪等遠中書舍人李陵言中官復召其黨與相賀氣燄益張、中外切齒、不報、珪至自武功大夫擢内侍省押班、慈寧宮建、兼提點事務、尋升内侍省都知、及迎太后、命充都大主管、太后既還宮、珪奏應干補受恩乞隸慈寧宮施

行迹之珪初與履同進而驕橫不及履故卒以壽終有安石者與珪同姓爲內侍省副都知至景福殿使湖州觀察使卒贈保寧軍節度使謚良恪渡江後中官贈謚自安石始又有與履同姓者名諝爲內侍省押班亦親幸用事與知閤門事藍公佐善每邀公佐至其直舍必縱飲大醉薄莫乃歸嘗漏泄禁中語劉光遠初劾諝與內侍陳永錫受其金力爲營救言官劾之帝詔永錫與祠諝送吏部後累官至均州觀察使卒贈保信軍節度使謚忠定

馮益康王邸舊人也王即位自入內東頭供奉官遷至幹辦御

藥院、尋兼幹辦皇城司、恃舊恩驕恣、帝幸浙東、益與御前右軍
都統制張俊爭渡、以語侵俊、且訴於帝、事下、御史臺侍御史趙
鼎言明受之變、起於內侍、覆轍不可不戒、事乃已、紹興三年、授
武功大夫、康州防禦使、帶御器械、時帝用侍御史常同言、詔皇
城司並隸臺察、益言非祖宗舊制、帝為追寢前詔、特遣宣政使、
益自言藩邸舊吏、乞加恩、遂升明州觀察使、內廐舊有騏驥院、
官、並請別置御馬院、自領其事、又擅穿皇城便門、侍御史沈與
求以為言、趙鼎等皆患之、會劉豫揭榜山東、言益遣人收買飛
鴿、因有不遜語、張浚請斬益以釋謗、帝不許、鼎言事關國體、當

辭職加罰、帝善曰、聞益交閹外事、漸不可長、興祠放歸湊意示息、鼎辭之益自是家居廩祠者、十四年先是僞柔福帝姬之來、自稱爲王貴妃李女、益自言嘗在貴妃閤、帝遣之驗視、益爲所詐、遂以真告、及事覺、益坐驗視不實、送澧州編管、尋以與皇太后連姻得免、十九年、卒于家、

張去爲內侍張見道養子也、初爲韋太后宅提點、官累遷至安德軍承宣使、帶御器械、又遷內侍省押班、特見道爲入內內侍省押班、父子並充景福殿使、去爲寢有寵、請以一官回授見道、帝嘉而許之、其後見道以保康軍承宣使致仕、而去爲與秦檜

王繼先供用事并延福宮使累遷至入內內侍省都知恃恩干外朝謀議金兵將至遣使來出慢言以相懼去為陰沮用兵進幸蜀之計宰相陳康伯力非之帝悟而止侍御史杜莘老乞斬去為以壯士氣先是去為取御馬院西兵二百人髡其頂髮都人駭之莘老復劾其罪帝不得已令去為致仕莘老亦出補外及內禪詔落致仕提舉德壽宮行移如內侍省仍鑄印賜之脩宮有勞又特遷安慶軍承宣使初安恭后入宮去為實進之后崩上皇又遣去為傳旨立謝貴妃為后故亦貴重然至死不復涉朝廷事

論曰中官自仁宗時浸撓帥權然第敢危法中軍校耳迨童貫梁師成始益尊大迄乎渡江餘燄猶熾康履等丁播遷之會身不任汗馬之勞射鴨觀潮全忘緯恤諸將出萬死一生以捍半壁之天下而顧敢傲然凌忽奴虜視之卽微苗劉亦豈無激而生變者乎二凶雖狂悖然樓下數語切中膏肓吾不知高宗於是時將何以施面目也至如馮益爭渡去爲乾兵其中有一如苗劉者明受之變不幾再見邪嗚呼李志道以赦恩復官容機以退閑復起劉炎以禁市通姦利李廣以飲酒刃弓人帝雖廹於人言勉從罷斥而卒不忍終寘之法

易曰、苑陸夬夬、中未光也、高宗如此舉動、雖其外亦不得爲光矣、

撫卿權者中宮閹士良也、禁市者禁中市也、

陳源　井昇　王德謙

陳源淳熙中提舉德壽宮頗有寵俄帶淛西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言内侍不當干軍政遂罷源恃恩顓恣本宮書史徐彥通者為源掌家務不數歲官至經武大夫甄士昌源厮役也工理髮奏補承信郎又補臨安府都吏李庚以官使之窺伺府事孝宗聞而惡之十年春詔源應奉日久特落階官與京祠給事中宇文价封還録黄改外祠臺官黄洽等又劾之乃謫源建州居住籍其貲進德壽宮彥通除名道州編管士昌庚皆抵罪言者猶未已移源郴州源有園名小隱其制視禁籞有加高宗以賜

王方人光宗即位復名還紹熙四年自拱衛大夫永州防禦使除入內內侍省押班帝以疾不朝重華宮源與內侍楊舜卿林億年數有間言寧宗即位命三人俱事光宗於泰安宮御史章穎論其離間君親乞行誅竄以慰壽皇在天之靈詔罷源等官源撫州億年常州居住舜卿任便居住慶元二年以生皇子恩源億年許自便舜卿與內祠給事中汪義端駁之乃移源婺州億年湖州義端再駁舜卿內祠反坐外補其後源等卒聽自便億年養娼女以別業源在延所與妓濫俱以淫媟聞人疑其非宦者云

井昇內侍省押班澤之子。澤之死，昇累遷亦至押班。乾道中，帝頗親昇，昇以此用事。臨安尹胡與可為小官時，丐貸於臨安富民馬氏，不如欲，銜之。至是馬以鬻官監踰格繫獄，與可諷有司以私鹽論。御史陳升卿決獄，平反之。昇之子婦，與可女也，乃陰為與可地，譖升卿于帝前，謂為豪民馬請事，所得至萬緡。上疑，遂論罷馬，流嚴州，升卿由是罷去。時曾覿以使弼領京祠，王抃以知閤門兼樞密都承旨，昇為入內押班，相與盤結，士大夫無恥者爭附之。既而覿死，抃逐，獨昇在。朱熹力言之，帝曰：昇乃德壽宮所薦，謂有才耳。熹曰：姦人無才，何以動人主。昇用事二十

年招權市賄黃由封宋京頗及之後帝察其姦遂抵之罪籍其貲竟以廢死弟昌溥熙末幹辦內東門司帶御器械光宗朝累遷至親衛大夫保康軍承宣使提舉祐神觀慶元初為內侍省都知帝過壽康宮昌有力焉遷官二秩頗貴寵

王德謙初為嘉邸都監頗親幸孝宗大漸光宗以疾久不朝重華宮黃由特為王府贊讀奏請嘉王詣重華宮問疾既得旨德謙因請復奏王斥之遂行孝宗崩王在喪次中外洶洶王以告直講彭龜年龜年以為建儲則人心安須白中宮乃可即諭德謙奏之皇太后德謙不敢強之既而無報王即位德謙累遷詔

慶軍承宣使內侍省押班賜居第驕恣踰法服食擬乘輿出入
或以導篤燈籠自奉為人求官贓以巨萬計泄其事者禍立至
故外朝多附之中書舍人吳宗旦事之尤謹夜則易服造謁德
謙求為節度使先薦宗旦為刑部侍郎直學士院將使草麻宗
旦先備草示之引天寶同光為比德謙喜制出參政何澹不肯
署諫議大夫劉德秀率臺諫論列宰相京鏜復以為言命遂寢
韓侂胄與德謙爭用事德謙累以計勝侂胄擠之詔與外祠臺
諫又交章論駁侍御史姚愈言吳宗旦嘗草德謙制遂罷其官
愈又率同列力攻德謙詔送廣德軍居住尋以臨安尹劾其贓

濫僭擬詔降團練使移居撫州他事勿問中書舍人高文虎請改為安置臺諫復言其姦詭乞自今不以赦移雖特旨亦許執奏帝用其言德謙遂坐廢斥以死

論曰童貫梁師成之横高宗親耳而目之而登壇一詔亦既錮其子孫以示明誡而卒無奈中官何也又以其患遺之後人是故陳源嘗提舉德壽宮甘昪德壽宮所薦以為才者而源盜名器私其隸役昪區區為子婣戚誣富室而逐執法之臣孝宗稱南渡英主僅斥源而幾為昪所惑焉其後昪竟廢死而源復用事遂與林億年等交構兩宮卒陷光宗於不孝

重華不得見其子、嘉王不得而受禪於其父、非德壽宮而孰遺之患哉、王德謙、嘉王親幸、而陰尼重華之朝、又畜縮於建儲之奏、此於緩急奚賴、顧寵秩之僣、日驕橫而犯上、亡等也、向令不有侂胄、有侂胄矣、而不有劉德秀諸姦黨爲之羽翼則德謙不終以計勝、而益肆其橫乎、雖然、計勝則德謙橫、黨勝則侂胄橫、吾未見任外戚、果賢於任中官也、

高宗禪位、後居德壽宮、孝宗後居之、稱重華宮、

白諤

秦檜以洪皓侃直銜之次骨族侍御史李文劾皓不省母出知饒州明年大水中官白諤宣言燮理非蓋洪尚書名聞天下乃不用此災所從致諫官詹大方遂論皓與諤為刎頸交更相推譽罷提舉江州太平觀流諤嶺表然諤特從太后在金知皓名云然初不識皓也

論曰洪忠宣秦檜白諤皆自金還者也忠宣不屈粘罕流遞冷山而檜為粘罕草檄其人之賢不肖諤在虜中知之熟矣侃侃宣言激於義也豈相覓哉乃檜為虜間而忠宣斥諤又

以忠宣故流也悲夫叔寶全無心肝吾於高宗亦云

關禮

關禮、高宗朝宦者、淳熙末、積官至親衛大夫、保信軍承宣使、孝宗頗親信之、後命提舉重華宮、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執喪、樞密趙汝愚等請建儲以安人心、光宗御批、又有念欲退閑語、丞相留正懼納祿去、人心愈搖、汝愚遣戚里韓侂冑因內侍張宗尹、以禪位之議奏太皇太后、曰、此豈可易言、明日汝愚再遣侂冑附宗尹以奏、未獲命而侂冑退、與禮遇、禮知其意、問之、侂冑不以告、禮指天自誓不言、侂冑遂白其事、禮即入宮、泣告太后以時事可憂之狀、且曰留丞相已去、所恃者趙知院耳、今欲定大

計而無太后太后之命亦將去矣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也事體與他人異禮曰知院未去恃有太后耳今有請不許計無所出亦惟有去而已知院去天下將若何太后悟遂命禮傳旨侂胄以諭汝愚約明日太后垂簾上其事又明日嘉王入行禫祭汝愚即簾前進呈御批太后遂命王即皇帝位尋除禮入內內侍省都知又兼重華宮慈福宮承受充提舉皇城司遷中侍大夫禮不以功自居乞致仕不許乞免推恩又不許南渡後內侍可稱者惟邵成章與禮云

論曰嗚呼當紹熙甲寅之歲其宇宙間一大變乎夫親喪人

子所自致無貴賤一也壽皇以是歲正月遘疾至六月戊戌而崩光宗制於悍后子道日虧是故玉津園可幸而重華宮弗過也朝可視而大行勿臨也祭可以太后攝而儲帝建也御批八字豈人子哀痛時語也如果帝意則喪禮絕於君父而母后代子嗣皇彝倫攸斁非宇宙間一大變乎嗟嗟於是時也嫌隙易生禍患叵測留丞相不敢留王德謙不敢奏張宗尹不得請而韓侂胄逡巡退矣一趙知院獨如大事何幸關禮入見太后垂簾知院承旨嘉王始得以就素幄踐天子位而主禫祭之禮蓋自初崩迄乎舉禫凡二十有七日前此

執喪之位猶虛也又非宇宙間一大變乎然則禮之功幾與
宣采者相伯仲矣歟然不居而丐退讓思賢矣哉

董宋臣

董宋臣理宗朝宦者淳祐中以睿思殿祗候特轉橫行官寶祐三年兼幹辦佑聖觀侍御史洪天錫劾之不報天錫坐去大理少卿開慶初元兵駐江上京師大震宋臣贊帝遷幸寧海軍僉判文天祥上疏乞誅宋臣又不報景定四年自保康軍承宣使除入內內侍省押班尋兼主管太廟往來國信所同提點內軍器庫翰林院編修敕令所都大提舉諸司提點顯應觀主管景獻太子府事會天祥以著作佐郎兼景獻府教授義不與宋臣聯事上書求去天祥出知瑞州言者論宋臣不置帝曲為諭

解庇之故書少監湯漢上封事亦言宋臣十餘年來聲焰薰灼其力能去臺諫排大臣至結兇渠以致大禍中外惶惑切齒而陛下方為之辨明大臣方為之和解此過計也願收還押班等除命不勝宗社之幸疏入帝亦不之省六月命主管御前馬院及酒庫既卒帝猶命特轉節度使其見寵愛如此

論曰英宗於汴宋稱中材耳其待內侍亦數數然也故韓琦得以劾遣守忠而呂誨傅堯俞得以論罷王昭明李若愚等鈐轄之命曷嘗以私人咈外庭公論哉南渡若理宗非不崇尚理學褒獎忠賢而董宋臣馮依驕橫聲焰赫然至以閻羅

目之一時廷臣牟子才論之而不聽湯漢論之而不聽池元堅趙崇潔李昂英等論之而不聽洪天錫文天祥以去留決之而不聽雖吳民以歉田控之而不聽宋臣方且引紛人祛端士逐胡臣怙不為異一知州言及內庫既諷臺諫劾而罷之而且曲為諭解抑何眷眷不能割也毋亦聲色宮室之好足以中帝之心而不覺神為之藉乎是故起梅堂開芙蓉閣建香蘭亭倡伶優入宮禁此皆宋臣所為熒惑主心而自固其寵者也盧允升雖亦用事恐失手不若宋臣易熱矣及元兵剎虜邊燧告警宋臣驕淫喪膽亟請遷都向微軍器大監

何子舉言諸吳潛則崖山之覆已見於開慶之元而區區寵一宋臣竟奚益哉吾嘗方宋於漢仁如文英如景神如武高宗光武之罪人而理宗桓靈靡耳雖然理宗末年以臺臣言而罷李忠輔豈亦悔心之萌乎獨柰何眷眷一宋臣即以病請祠而猶予告也

敘人丁大全也端士洪天錫等相臣謝方叔知州知嚴州吳槃諷臺諫邪澤也

歷代近侍考卷之十四　　旅集

遼

王繼恩　趙安仁

王繼恩棣州人睿知皇后南征繼恩被俘初皇后以公私所獲十歲以下兒容貌可觀者近百人載赴涼陘並使閹為豎繼恩在焉聰慧通書及遼語擢內謁者內侍左廂押班聖宗親政累遷尚衣庫使左承宣監門衛大將軍靈州觀察使內庫都提點繼恩好清淡不喜權利每得賜賚市書至萬卷載以自隨誦讀不倦每宋使來聘繼恩多充宣賜使後不知所終

趙安仁，字小喜，深州樂壽人。自幼被俘。統和中，為黃門令、秦晉國王府祗候。王薨，授內侍省押班、御院通進。開泰八年，與李勝哥謀奔南土，為游民所擒。初，仁德皇后與欽哀有隙，欽哀密令安仁伺皇后動靜，無不知者。仁德皇后威權既重，安仁懼禍，復謀亡歸。仁德欲誅之，欽哀以言營救。聖宗曰，小喜言父母兄弟俱在南朝，每一念神魂隕越。今為思親，冒死而亡，亦孝子用心，實可憐憫。赦之。重熙初，欽哀攝政，欲廢帝，立少子重元。帝與安仁謀，遷太后慶州守陵，授安仁左承宣、監門衛大將軍，充契丹漢人渤海內侍都知，兼都提點。會上思太后，親馭奉迎太后，責

曰、汝負萬死、我嘗營救、不望汝報、何爲離間我母子邪、安仁無咎、後不知所終、

論曰、王繼恩好清談、喜誦讀、而濳於權利、其猶賢乎趙安仁始附欽哀而傾嫡后、復附嗣君、而還生母、反覆變詐離間骨肉、真負萬死矣、儻興宗無大隧之悔、則欽哀不爲仁德之續乎、雖然、自述律太后已不免祖州之遷、豈遽倍固然不足爲異邪、

金

梁珫　宋珪　潘守恒

梁珫本大臭家奴隨元妃入宮以閹豎事海陵珫性便佞善迎合特見寵信舊制宦者惟掌掖宮庭闈之事天德三年始以王光道為內藏庫使衛愈梁安仁皆以宦官領內藏海陵謂光道等曰人言宦者不可用朕以為不然後唐莊宗委張承業以軍竟立大功此中豈無人乎為卿等宜悉此意帑藏之物皆出民力貴十致一當糾察姦弊犯者必罰無赦宦者始與政事而珫委任尤甚累官近侍局使及營建南京宮室海陵數々使珫往視

工役是時一殿之費已不可勝計玧或言其未善即盡撤去雖丞相張浩亦曲意事之興之均禮海陵欲伐宋玧因極言宋劉貴妃絕色傾國海陵大喜及南征將行命縣君高師姑兒貯衾裯之新潔者俟得劉貴妃用之議者言玧與宋通謀勸帝伐宋徵天下兵以疲敝中國海陵至和州聞玧與宋人交通有狀謂玧曰聞汝與宋國交通傳泄事情汝本奴隸朕拔擢至此乃敢爾耶若至江南詢得實跡殺汝亦未晚也又謂校書郎田與信曰爾面目亦可疑必與玧同謀者皆令執於軍中海陵遇弒玧與信皆為亂軍所殺

宋珪本名乞奴燕人也爲內侍殿頭宣宗嘗以元夕欲觀燈戲命乞奴監作乞奴辭語去社稷棄之中都南京作燈戲有何看耶宣宗微聞之杖之二十既而悔之有旨宣諭哀宗放鷄後苑鷄逸去勑近侍追訪之市中一農民臂此鷄近侍不敢言宮中所逸者百方索之農民不與與之物直僅乃得事聞哀宗欲送其人於有司乞奴從旁諫曰貴畜賤人豈可宣示四方哀宗惡其大訐又杖之尋亦悔賜物慰遣之及哀宗至歸德馬軍元帥蒲察官奴爲變殺左丞李蹊參政石盞女魯歡以下從官三百餘人倉皇之際哀宗不得已以官奴權參知政事既而所制含恨

欲誅之未能也及官奴往亳州珪陰與奉御吾古孫愛實納蘭
忔答護衛女奚烈完范陳僧王山兒等謀誅之官奴自亳還哀
宗御臨漪亭詔參政張天綱及官奴議事官奴入見珪等即從
旁殺之及其黨阿李合自進習顯及蔡城破哀宗自縊於幽蘭
軒珪與完顏斜烈焦春和等皆從死有潘守恒者亦內侍也素
稱知書南遷後規益甚多哀宗自蒲城走歸德道次民家守恒
進楖曰願陛下還宮之日無忘此草廬中更加儉素以濟大業
上聞其言悽惋咨嗟久之
論曰海陵淫侈其天性也梁珫將而迎之如恐不及其與海

陵同幾宜哉、梁道勸章宗納李妃、李新喜與李妃立衛王、李思忠弒衛王、而比胡沙虎、始亦雖無可攷、其爲國蠹可知也、宋珪、潘守恒、雖時進諷諫、亦奚救於顛覆乎、然珪之殉難、守恒之知體、不可謂非傭中佼佼者矣、

李新喜與李妃議立衛王、亦潘守恒謂此大事宜任大臣謀之、史稱其知體、

元

李邦寧

李邦寧字叔固錢唐人初名保寧宋故小黄門也宋亡從瀛國公入見世祖命給事內庭警敏稱上意令學國書及諸蕃語即通解遂見親任授御帶庫提點陞章佩少監遷禮部尚書提點太醫院使成宗即位進昭文館大學士太醫院使帝嘗寢疾邦寧不離左右者十餘月武宗立命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邦寧辭曰臣以奄腐餘命無望更生先朝幸赦而用之使得承乏中涓高爵厚祿榮寵過甚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何敢當宰輔者

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柰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惜臣知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悅使大臣白其言于太后及皇太子以彰其善帝嘗奉皇太后燕大安閣閣中有故篋問邦寧曰此何篋也對曰此世祖貯裘帶者臣聞有聖訓曰藏此以遺子孫使見吾朴儉可為華侈之戒帝命發篋視之歎曰非卿言朕安知之時有宗王在側遽曰世祖雖神聖然嗇於財邦寧曰不然世祖一言無不為後世法一予奪無不當功罪且天子所入雖富苟用不節必致匱乏自先朝以來歲賦已不足用又數會宗藩資費無算旦暮不給必將横斂掊怨豈美事耶太后及帝深

然其言俄加大司徒尚服院使遥授丞相行大司農領太醫院事階金紫光祿大夫太廟署嘗遣官行事至是復欲如之邦寧諫曰先朝非不欲親政饗祀誠以疾廢禮耳今陛下繼成之初正宜開張孝道以率先天下躬祀太室以成一代之典循習故弊非臣所知也帝稱善即日備法駕宿齋宮且命邦寧爲大禮使禮成加恩三代曾祖顒贈銀青光祿大夫司徒謚欽懿祖德懋贈儀同三司大司徒謚忠獻父撝贈太保開府儀同三司謚文穆仁宗即位以邦寧舊臣賜鈔千錠辭弗受國學將釋奠敕遣邦寧致祭於文宣王點視畢至位立殿户方闔忽大風起殿

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鐏入地尺、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定、乃成禮、邦寧因慚悔累日、初仁宗為皇太子、丞相三寶奴等用事、畏仁宗英明、邦寧揣知其意、言於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慚懼而退、仁宗即位、左右咸請誅之、仁宗曰、帝王曆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為集賢院大學士、以疾卒、

論曰、李邦寧亡國奄人也、以警敏見親、歷事四朝、榮躋極品、

雖亦特進讜言而陰揣特相之私意欲搖已樹之副君其言則是其人不足取也致祭文廟先師固必不歆矣大風滅燭皇天威怒可畏哉

朴不花

朴不花高麗人、亦曰王不花、皇后奇之微時、與不花同鄉里、相爲依倚、及選爲宮人、有寵、遂爲第二皇后、居興聖宮、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於是不花以閹人入事皇后者有年、皇后愛幸之、情意甚膠固、累遷官至榮祿大夫、資正院使、資正院者、皇后之財賦悉隸焉、至正十八年、京師大饑疫、時河南北山東郡縣、皆被兵、民之老幼男女避居聚京師、以故死者相枕籍、不花欲要譽一時、請於帝、市地收瘞之、帝賜鈔七千錠、中宮及興聖隆福兩宮、皇太子、皇太子妃、賜金銀及他物有差、省院施者無算、

不花出玉帶一、金帶一、銀二錠、米三十四斛、麥六斛、青貂銀鼠裘各一襲、以爲貴、擇地自南北兩城、抵盧溝橋、掘深及泉、男女異壙、人以一屍至者、隨給以鈔、昇負相踵、既覆土、就萬安壽慶寺建無遮大會、至二十年四月、前後瘞者二十萬、用鈔二萬七千九十餘錠、米五百六十餘石、又於大悲寺修水陸大會三晝夜、凡居民病者予之藥、不能喪者給之棺、翰林學士承旨張翥爲文頌其事、曰善惠之碑、於是帝在位久、而皇太子春秋日盛軍國之事、皆其所臨決、皇后乃謀內禪皇太子、而使不花喻意於丞相太平、太平不答、二十年、太子乃罷去、而獨搠思監爲丞

相時帝益厭政不花承閒用事與搠思監相為表裏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抑而不聞內外解體然根株盤固氣燄熏灼內外百官趨附之者十九又宣政院使脫歡與之同惡相濟為國大蠹二十三年監察御史也先帖木兒孟也先不花傅公讓等乃劾奏朴不花脫歡奸邪當屏黜御史大夫老的沙以其事聞皇太子執不下而皇后庇之尤固御史乃皆坐左遷治書侍御史陳祖仁連上皇太子書切諫之而臺臣大小皆辭職皇太子乃為言於帝令二人皆辭退而祖仁言猶不已又上皇帝書言二人亂階禍本今不芟除後必不利漢唐季世其禍皆起此輩而

權臣藩鎮求之故千尋之木存舟之魚其腐敗必由於內陛下
誠思之可爲寒心臣願俯從臺諫之言將二人特加擯斥不令
以辭退爲名成其姦計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此二人始
將士孰不效力寇賊亦皆喪膽天下可全而有以還祖宗之舊
若優柔不斷彼惡日盈將不可制臣寧餓死於家誓不與同朝
章聯及禍語具陳仁祖傳會御史李國鳳亦上書皇太子言不
花驕恣無上招權納賂奔競之徒皆出其門駸駸有趙高張讓
田令牧之風漸不可長衆人所共知之獨主上與殿下未之知
耳自古宦者近君親上使少得志未有不爲國家禍者望殿下

恩履霜堅冰之戒早賜奏聞投之西夷以快衆心則紀綱可振紀綱振則天下之公論為可畏法度為不可犯政治修而百廢擧矣由是帝大怒國鳳祖仁等亦皆左遷時老的沙執其事頗力皇太子因惡之而皇后又譖之於內帝以老的沙母舅故封為雍王遣歸國已而復以不花為集賢大學士崇正院使皇后之力也老的沙至大同遂留孛羅帖木兒軍中是時搠思監朴不花方倚擴廓帖木兒為外援怨孛羅帖木兒匿老的沙不遣遂誣孛羅帖木兒與老的沙謀不軌二十四年詔削其官使解兵柄歸四川孛羅帖木兒知不出帝意皆搠思監朴不花所為

怒不奉詔宗王不顏帖木兒等為表言其誣枉而朝廷亦畏其强不可制復下詔數搠思監朴不花互相壅蔽簧惑主聽之罪屏搠思監於嶺北竄朴不花於甘肅以快衆憤而復孛羅帖木兒官爵然搠思監朴不花皆留京城實未嘗行未幾孛帖木兒遣禿堅帖木兒以兵向闕聲言清君側之惡是月十二日駐於清河帝遣達達國師問故往復者數四言必得搠思監朴不花乃退兵帝度其勢不可解不得已執兩人畀之其兵乃退朴不花遂為孛羅帖木兒所殺事具搠思監孛羅帖木兒傳

論曰朴不花因緣西宮遂致柄用朋比權姦肆其凶狡雖交章論列而根株盤不可拔矣及其挑激强藩稱兵詣闕身僇而國亦隨之噫婦寺之以人國徼幸也詎可藥哉